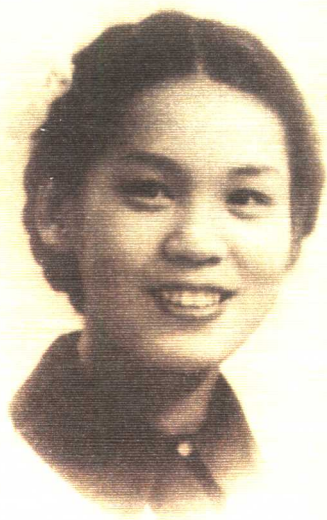


文
汇
纪
实
丛
书

钢铁 情缘



苏联百科全书

Gangtie Qingyuan

王志冲著

文汇出版社

5

0

K825.5

W460

文
匯
紀
實
叢
書

钢铁情缘



AP81/01

文匯出版社
7258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情缘/王志冲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2
ISBN 7-80676-478-X

I. 钢...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9729 号

· 文汇纪实丛书 ·
钢铁情缘

作 者 王志冲
丛书主编 萧关鸿
责任编辑 车明玉
封面装帧 周夏萍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260000
印 张 17.75
印 数 1—6000

ISBN 7-80676-478-X/I·095

定 价 25.00 元

关于文汇纪实丛书

纪实文学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状态,是任何文学样式在任何年代的发展无法比拟的。这令人欣喜,也令人忧虑。

欣喜的是纪实文学无论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形式的创新和变化,出版的速度和规模以及读者的接受和反应都已经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一马当先。忧虑的是过快和过度的膨胀容易形成泡沫,而泡沫是不会结出果实,留下种子的。

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是因为我们作为媒体集团旗下的出版社对这种介于新闻、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样式有着“血缘”的关系,特殊的兴趣和资源的优势。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将有丰富多样的题材和更丰富多样的色彩。传奇事变和热点探访,伟大人物和平民生活,历史追问和现实思考,文字特色和图像魅力,厚重分量和轻松感觉,能够熔于一炉,相得益彰。

一套丛书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纪实文学这个领域里更其不易。我们的努力有待于读者的检验。

主编

序

企盼

这部书稿,我卧床写着,郑懿端坐誊清着,都曾一次次悲从中来,一次次喜形于色。

苦辣酸甜,只是个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社会细胞的,而且只是普通人、普通家庭、普通社会细胞的。

说普通,却又带点传奇性。自然而然的,时而凝重,时而轻松,甚或诙谐,我在倾诉真实的经历,坦露独特的性情。谁的人生也都打着时代的烙印。好在共性以个性来显示,便具有特异的色彩和音韵。

阅读是心与心的相遇。能否真正沟通,取决于书的内容和读者的心境,以及缘分。

书名中的“情缘”二字,并非狭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我有幸成了它的译者,但首先是读者。只要你也读过,那么这部名著就可能化为精神之桥,连接你我。

企盼青少年朋友读着,探访另一种生命历程的兴味能转化为咀嚼,而中老年朋友开卷,会频频认同,勾起某些回忆。

欢迎你,联系我——

E-mail:wang zhi chong 3636 @ vip. sina. com

目 录

序

企盼/1

第一部

懵懂与温馨/1

第1章

浑噩是福/2

第2章

多梦季节/13

第3章

生之渴望/34

第4章

自学之门/60

第5章

难忘的会见/71

第6章

多余的女婴/82

第7章

冲出斗室/91

第8章

温馨的家/103

第二部

晦暝与亮色/113

第1章

插队“娘子军”/114

第2章

一夜惊魂/123

第3章

戒指与辞典/128

第4章

多才多艺/135

第 5 章	盼碧空丽日/141
第三部	缤纷与宁静/147
第 1 章	重入宝山/148
第 2 章	“朝鲜梁祝”等等/165
第 3 章	初探神魔天地/177
第 4 章	又闯未来世界/186
第 5 章	入院·出境/213
第 6 章	绿色和春光/224
第 7 章	思考《钢铁》/234
第 8 章	平常心、拼搏志/254
跋	感谢/269
[附录]	王志冲主要出版物/270

第一部

懵懂与清馨

第1章 浑噩是福

如果我说,上海西区曾有一条大的河道,名为李泓泾,恐怕已很少有人知晓。但只要点明此即俗称的法华浜,那可名气大多了。上年纪的人会联想起一串名称:法华浜,法华街,法华镇,法华路,法华镇路,法华东镇、中镇、西镇……

其实,李泓泾蜿蜒曲折十余里,仿佛一条纽带,连接肇嘉浜与吴松江,在历史上曾是重要水道。自明代起,尤其在明代中叶后,松江府棉纺织手工业日趋发达,李泓泾中段两岸,民居增多,形成市镇,日益繁荣。镇名“法华”,李泓泾也因此又称法华港、法华浜。而“法华”镇名则源于公元970年(北宋开宝三年)兴建的法华寺。“法华”二字又源出“妙法莲华经”,含有佛经精妙、洁丽犹如莲花之意。

因此,所谓法华地区或法华古镇,实际上是指李泓泾中段那片地域,以法华寺(现为长宁区新华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为中心,东西绵亘,长三里,分为东镇、西镇,后又分出一中镇。

明清两代,此处展现一派田园风光,小桥流水,桃红柳绿。显贵大户纷纷来到这一带,兴建宅第,营造花园。于是画栋雕梁,亭台楼阁,参天大树,斗艳奇葩,日渐增多。一些颇能显示主人身份、志趣或雅兴的名称,也相继出现,诸如“承恩堂”、“香楠楼”、“调鹤榭”、“听松山房”。还有四大名园,即“东园”、“南园”、“西园”、“北园”。凡此种种,使法华声名大噪,每年三月,远远近近,有不少人前来踏青游玩。

法华更有一绝,便是牡丹,竟因此获得“小洛阳”的美誉。下面为花名数种,亦可引发悠悠遐思:“金星雪浪”(瓣大如莲,黄点二三),“清河白花”(亮丽如雪,飘逸如云),“平分秋色”(深红正中,一抹嫩红)、“瑞绿蝉花”(白中泛绿,心如蝉形)。尚有“瑶池春晓”、“太真晓妆”、“燕雀同春”、“雪夫人”、“紫金球”、“碧玉带”、“绿蝴蝶”等。开放得最茂盛处为又名“泓溪园”的东园。可称群枝怒放,满园生辉。骚人墨客,乘兴挥毫,题诗咏赞:



法华寺拟意图(引自《长宁区地名志》)

“富贵原推第一花，中州佳种更堪夸，每逢谷雨春和候，只听人人说法华”。又如：“红紫浅深夸名种，就中最赏雪夫人，”“年年酹酒向花王，此地争传小洛阳。”……

可惜，光阴荏苒，景物易变。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法华昔日的宅第楼阁，倾塌破败，大多连颓垣断壁也不再留存，名园奇葩更是早已枯萎凋落，融入土中，芳踪难觅。

我的幼年和童年，乃至少年和中年时代，就正是在法华东镇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房里度过的。

其时，两排筒房陋屋之间，一条弹硌路坑坑洼洼。南面那排民居，后半部分都尽量向法华浜面延伸侵蚀，几根木桩一支撑，便增添小小的一间半室，反正这浜不仅早已不通舟楫，而且底浅水黑，漂浮着成团成堆的污物。

土生土长，称你为“依”，管“做工作”叫“做生活”，称彩虹为“蜃”的本地人，和为避战乱，仓促逃难到来，口音杂乱的外乡人，比邻而居。新搭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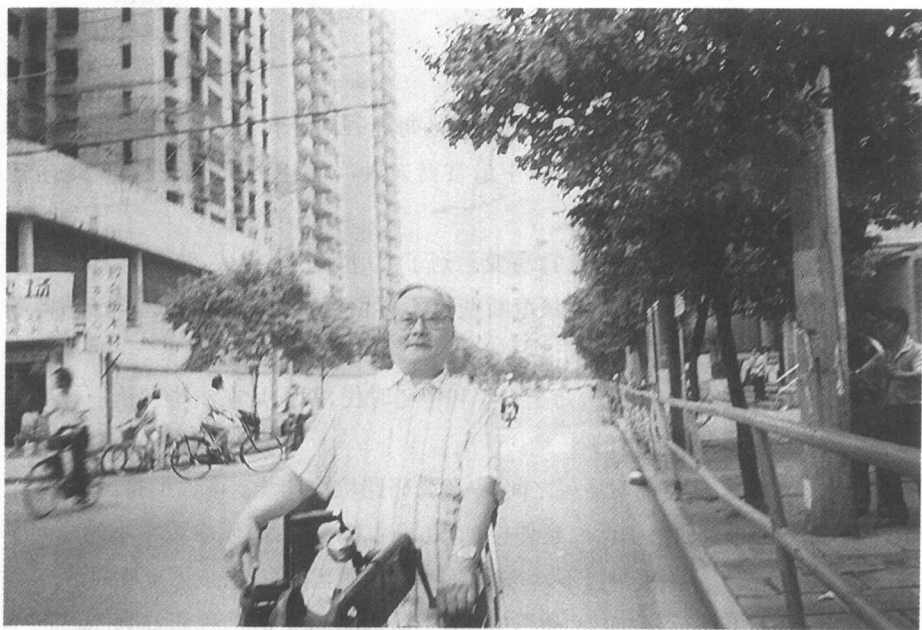
的板棚茅舍，更使法华街显得杂乱无章。

打铁铺、箍桶店、成衣铺，无非凭手艺吃饭，小老板即师傅，学徒不过一二个。至于挑着担子卖馄饨的，牵着猢猻变把戏的，转着轮子做棉花糖的，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底层贫民。他们的老婆孩子，往往在捡破烂，甚至伸手乞讨。

和这样的外地人相比，本地人的生活相对要安定些，一般至少有比较坚实的老屋旧居，或进厂做工，或出租余屋，或开片卖些香烟草纸、粽子糖山楂片之类的烟纸店。

法华浜上，木桥石桥多座，阔狭不同，大都没有桥栏。糟糕的是木头朽烂、石板破损，桥堍垃圾成堆，苍蝇飞绕，桥墩旁沉浮着破袜子烂菜皮，乃至死猫死狗。

盛夏酷暑，蓦然电闪雷鸣，风狂雨骤，简房陋屋板棚茅舍，大都便滴滴答答漏水。法华浜面，由上而下，豆大的雨点击打得浊水飞溅，由下而上，气泡迸裂，散发出臭气。刺鼻的浓臭味，弥漫于各家各户，紧闭窗门也挡



21世纪初的法华镇路，旧貌已换新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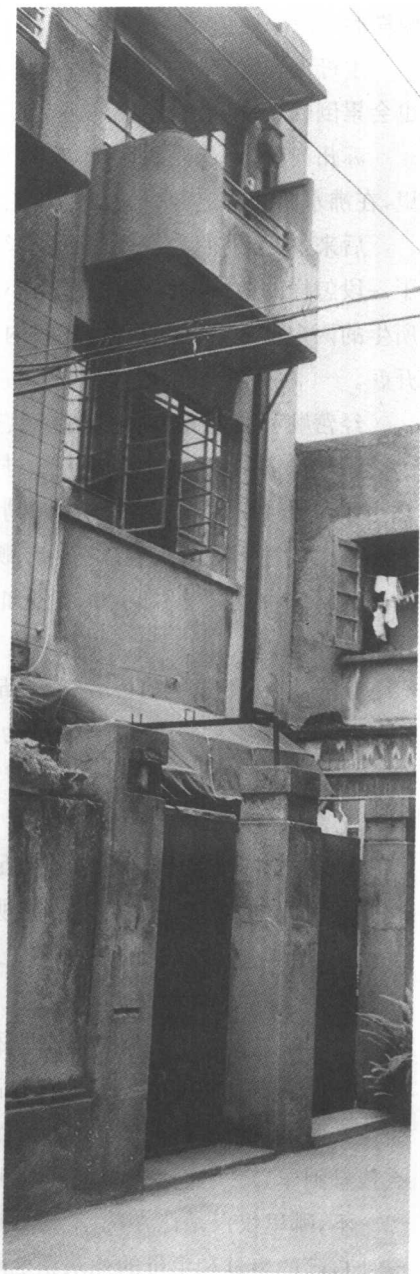
不住，何况多数人家的窗门残破得根本无法紧闭……

昔日，法华名宅深院之恢弘精致，曾可与龙华水蜜桃之醇香酥甜媲美，因而长期流传着“龙华的桃子，法华的房子”这样形象生动、相映成趣的俗语。但随着朝代更迭、事物变迁，俗语也嬗变为“龙华的桃子，法华的蚊子”。一字之差，况味大异，表露了法华人苦涩的幽默与无奈。

我呱呱坠地，并非在法华，但又确实自幼在此长大，是个地道的法华人。

当初，1936年7月15日，我出生在一幢华美住宅二楼的漂亮房间里。生母王月贞和绝大多数的母亲不同，在极度疲惫与虚弱之际，她未能品味丝毫喜悦和甜蜜，甚至顾不上看一眼刚出世的亲生骨肉。她万分痛苦继续挣扎，在一团困惑中呼号，在迷离恍惚中渐渐衰竭。

接生婆的无知与失误，使她意外地遽然离别人间。这个人间，在她心目中，是灰暗的，乏味的。然而，毕竟生命的旅程还太短太短，对朦胧的未来仍抱有几片彩云般的希冀，她不会愿意猝然永诀。我坚信，在过于促迫的弥留之时，她那渐趋



我的出生地（五原路84弄内）

模糊的意识深处必定牵挂着我，牵挂着才出娘胎便失去亲娘的儿子。

生母没有童年——没有游戏，没有欢笑。她小小年纪，便做着连成人也会累倒的工作。她是上海第一代有“缫丝阿姐”之称的缫丝女工。

苏州河畔，信昌码头附近，在因丝茧来自浙江湖州而得名的湖丝栈里，在沸水腾起的热雾中，她过早地品尝着人生的辛酸苦辣。

后来，由于外商大量倾销人造丝，湖丝栈于1930年倒闭。不知经历了一段怎样的曲折过程，她成了小小制冰厂业主的填房。在那有着前妻所生的两个已不小的儿子的家庭内，我想她未必自在，未必如意，未必开颜。

经营顺利的生父陈景美，经济上有足够的能力，却并未请妇产科医生为妻子作产前检查，也没有送产妇进医院分娩。当时，由于愚昧，更多的是由于习惯或贫穷，妇女临盆大都请接生婆。出意外的颇多，顺顺当当、大小平安的也不少。我生母三年前顺利地产下过一个女婴，即我的姐姐，因为这样家中才过分大意，也未可知。反正生母这回碰上了一个昏聩糊涂的接生婆。

后来，大人们这样告诉我：直至最后一秒钟，接生婆也未发觉产妇腹中怀的是双胞胎！接出一个，便以为万事大吉，剪了脐带松了手，硬是让另一个胎儿向上缩去，硬是让产妇带着这已拥有生命却尚未出世的胎儿，双双无辜地窒息而亡。

不过，事隔六十七年，已经几乎足不出户的我，为了写本书这一节，特地打电话请教一位妇产科医生。她明确地说，胎儿不会闷死产妇，估计最大可能是“羊水栓塞”，产妇突然停止呼吸，接生婆和家人一样慌乱，才酿成大祸。

我眼前依稀浮现出当时乱成一团的场景。

尚未来到人间就莫名其妙地活活死去的，是我的孪生弟弟还是妹妹？为什么要留给我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命运！都说命运爱作弄人，但为什么残忍到作弄一个连什么叫爱什么叫恨也还浑然不知的初生婴儿！

不，哪里仅仅是作弄，根本就是摧残！

自己的生日和生母的死期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

作为婴儿、幼儿，乃至孩提时代，浑浑噩噩，暂且无所谓悲哀，无所谓



我的生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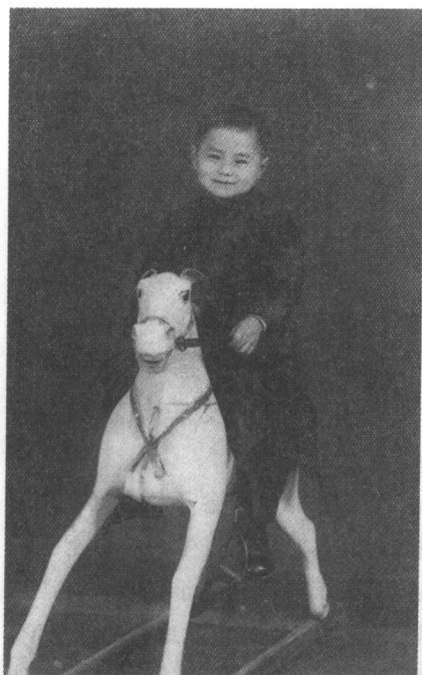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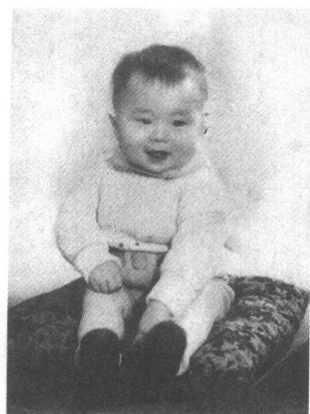
怨艾，无所谓自谴。但成了渐谙人事的少年，却承受着其他人很难想像的无形压力。凝望着从未目睹过、更无从亲近过的生母遗像，凝望着那清秀的眉眼，凝望着从矜持的微笑里透露出来的愁云惨雾，我不免久久发呆，心头沉重得如巨石紧压。对生母的爱，来自模模糊糊的骨肉亲情，忽而缥缈不定，忽而强烈异常。是她心肠太硬，没给一个吻、没喂一口奶便弃我而去吗？是我以自己的出生导致了我和我那孪生弟弟或妹

妹的横死吗？我该抑郁自叹还是内疚自责？

生母意外惨死的当日，生父和亲属，都宁愿接受那急于替自身开脱的接生婆的妄语谰言。大家铁板钉钉般地认定：悲剧的发生全是由于我的命太硬，硬得一出世便克掉生母和同胞两条命，硬得接着谁也不晓得还会给家庭或亲属招来什么样的不幸和灾祸。于是，顺理成章地产生了结论：如此命硬的婴孩，恰似洪水猛兽，绝对不可留在家内，养痍遗患。因此，他们要心安理得地把仿佛会招致不幸和灾祸的婴孩推入不幸和灾祸的深渊。

冠冕堂皇或荒诞不经的理由背后，往往隐藏着世俗的、经济的、实实在在的根本原因。作为开厂的资本家或曰企业家的生父，第一任妻子早已生有两个儿子，在传宗接代、子承父业方面并无后继乏人的难题。生母若在，我的名分不可动摇；生母去世，我既是两位异母兄长潜在的产业继承竞争者，便过早地成为众矢之的。两位兄长本人尚未成人，未必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因而驱逐还不具备任何自卫能力的潜在对手，既是其亲属们迫不及待的愿望，也隐隐符合生父防患于未然、消除对未来兄弟阋于墙的莫名恐惧的需要。否则，富裕家庭怎会容不下一个孩子？

幼儿



童年



少年

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为何企图把我送进徐家汇育婴堂。我后来翻查过资料，那里的弃儿、孤儿，日子过得十分悲惨，甚至九死一生。或许，这正是一种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的深谋远虑。其实我至今还不取、也不愿相信，与自己存在着血缘或至少亲属关系的人，竟会如此凶狠。若不是小姨妈及时赶到，并且决意抱养胞姐留下的男婴，我的生活将是另一种样子。

这么一来，宁静的住宅区内的小少爷，成了穷街陋屋里的小鬼头。

居住在法华街的小姨妈王秋贞，也就是养母，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本已失去的母爱。

养母自己，婚后久不生育。她的丈夫顾福鸿，我相信，至少头几年，也是喜欢我的。他是摄影师，为我拍摄的数张照片，浑朴天然，无忧无虑。

养父先在上海后去苏州工作，由不很顾家变得很不顾家。养母为此日益烦恼忧愤，逐步把全部希望转移到抱养来的孩子身上。

她喂奶粉、喂米粥，教说话、教走路。她让我奶声奶气，重复不止地说，长大以后，要赚好多钱，通通交给妈妈。她重复不止地听着，借以获取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

她节衣缩食，供我上学。每当我惹她生气的时候，她会数落：“我把你从一个‘血泡泡’养到这么大，多么不容易，你却不听话，有良心吗？”

“血泡泡”就是我刚到人世间的生动形象吧。于是，我听话了，有良心了。

是的，和人家领养孩子不同，她领的是自己胞姐的亲生骨肉，用不着隐瞒，用不着哄骗。从我刚懂人事起，她就反反复复地告诉我，其实她并不是我的生母，而是小姨妈；其实我的出生处并非这法华穷街，而是在一条大弄堂的洋房里。“下只角”的人把新式里弄房子也称为“洋房”的。

起初我全然不信，因为她待我好，也由于这里左邻右舍的家长们吓唬自己孩子时，往往会煞有介事地说：

“你是我们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你是你爹爹亲娘扔在电线木头旁边的！”

然而，养母横讲竖讲，讲得有鼻子有眼，我不免有些相信。直至回到出生地住了近半年后，我才深信不疑。

那时我正念四年级，养父寄回家的钱太少，连学费也交不起了。万般无奈，我被送到出生地去住一阵。于是，养母平日对那里种种人与事的描述得到了印证。

这条马路，闹中取静，行人稀少，两旁的房屋里巷，在我这个来自穷街的小孩眼中，确实都是洋房、外国弄堂。我们进入的弄堂，静中更静，大概去的时间是正午之后也有关系。无论直弄横弄，都几乎人影全无。（后来才知道，那是比较高级的新式里弄）。

妈妈指指右首的一幢房子说：“就是这里。”

哦，三层楼房，围墙，铁门。墙内露出一些不高的花枝，可见里面有小小庭院。黑亮的铁门，看样子是正门，可妈妈并不带我朝这横弄堂拐弯，而是再往直里走，然后拐进横弄堂，敲那后门。显然平常是由后门出人的。

开门的老妇人，妈妈叫她外婆，让我也叫。老妇人管我妈妈叫小姨妈，随即压低嗓音关照：“景美大概刚醒，请跟我来。”

扎着围裙的老妇人前面领路。进门是厨房，有些凌乱，估计她刚才正在这里忙碌。跨上两级木台阶，有小平台，直往里走，跨下两级同样的木台阶的话，可进入光线明亮、摆设华丽的大客厅。再往前，确实是个小庭园，一条石板小径，通向黑铁门，两侧栽种着花木。

老妇人跨上木台阶后，转身登楼，经过房门半掩的亭子间，再转身向上，便是二楼的正房。她轻手轻脚，我们也不禁屏息静气。

正房好像和底下的客厅面积相同。正中一张大床，黄铜锃亮，被单整洁，有个人平躺着，看不清脸庞。

这儿比马路、比弄堂更静，静得异模怪样，简直令人汗毛凛凛。

床边，面对门口，有个大女孩坐在小凳上。她点点头，我们便跟着老妇人往里走。

躺着的是已中风的生父，我从未见过。

大女孩是胞姐荣莲，只比我大三岁，我见过。有一次喝喜酒，亲戚聚会，她随着继母也来了。大脸盘的继母浑身珠光宝气，在女眷们中间很抢眼，胞姐也衣着华丽。奇怪的是，此刻她穿着一件旧旗袍，宽大得不合身。

生父是否听见我叫他，我不知道。反正这个肥头大耳的人没什么反